

费孝通集

费 孝 通



天津人民出版社

1153/29
集丁号九

費孝通

1105355

杂 写 丁 集

费 孝 通

*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

787×960毫米 32开本4.625印张2插图72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810

统一书号：17072·20

定 价：0.80元

DF 53 69

目 录

念抗日胜利者	(1)
悼愈老	(4)
海南曲	(8)
知识分子要作“二传手”	(14)
要继承和发扬学以致用传统	(19)
喜马拉雅山，还是独秀峰？	(23)
提高师资水平是克服学业负担过重的关键	(26)
开发智力 为虎添翼	(28)
重视培养人才是加强乡镇企业管理的关键	(30)
说草根工业	(34)
江村五十年	(38)
《怎样办好乡镇企业》（序言）	(45)
为了实现终身的理想	
——寄语《家庭》读者	(52)
一段文字因缘	(56)
谈写作 答客问	(59)

《费孝通社会学文集》 自记	(65)
港行漫笔	(70)
人造石林	(70)
万里星海	(72)
头重脚轻	(73)
取个吉利	(78)
蜂窝厂家	(81)
居民小镇	(84)
工作之余	(87)
赛马场上	(89)
甘南行	(91)
上高原访藏族	(94)
陇西走廊的南端	(96)
藏族现代化的跳板	(100)
白龙江话林业	(104)
河源草甸在退化	(108)
培养人才第一	(113)
外助自力建设工业	(116)
访拉卜楞寺	(122)
闽江口速写	(127)
海口明星	(127)
福建山海经浅识	(133)
浪子回头金不换	(138)

念抗日胜利者

抗日战争胜利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在纪念这曾经使我们这些在大后方度过了八年艰苦岁月的知识分子，兴奋得半夜里走门相告、彻夜不寐的日子时，很多人物和很多往事在我眼前闪过。

我想到了当时许多穿着蓝布大褂的教授们，为了保卫教育园地，要使战火中弦歌不辍，徒步和学生们一起，千里跋涉，从长沙走到昆明。他们的确都是些书生，没有下过战壕，没有闻到过火药味；却勤勤恳恳，孜孜不倦、舌敝唇焦，八年如一日地向青年们传授知识。时至今日，他们保卫祖国的功绩，一天比一天更看得清楚了。没有他们的劳绩，哪里会有现在这些振兴中华的骨干？

在抗战后方的学校里教书是艰苦的，大城市里受到敌机轰炸的威胁。家里有老幼得疏散到四乡去住。进城上课只有靠自己的两条腿。上了年纪的教授，背着书包，用坚定的步伐徒步往来于城乡之间。他们从没有埋怨过条件太差，待遇太薄，更不屑去和那些仗势逞强，作威作福的国家蠹虫比长论短。人各有志，路遥见力。他们兢兢业业，在学术园地上耕耘，至今还留下了许多屡经暴风雨而不倒的学者。

我又想起了粗衣粝食的莘莘学子。在当年后方的民主堡垒里，高呼着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面对着强暴的机枪和手榴弹，一步也不后退。鲜血染上国旗，豪气压住了邪恶。这些青年，热血沸腾，爱国的理想在引导他们，革命的纪律在支持他们，他们发扬了民族的志气。

他们没有上过战场，不识得枪林弹雨。但是抗战岁月，到处都是前线。没有一刻不要求着每个人作出选择，做个人，还是做个鬼。到处是生和死的斗争，比肉体的存亡更深刻的是灵魂的安宁。后方简陋的校舍还能说不是抗日的前线么？

我眼前闪过一个个老师、同事、学生胜利的笑容。他们也是抗日战争中的胜利者。他们为祖国保卫了知识，保卫了正义。那些一时曾经张牙舞爪的脸谱，不都早已埋葬在人们记忆的垃圾堆

里了么？人间确是有时间所冲不掉的痕迹。四十年后回头再看时，这些笑容又何等的清明澄彻。流光把它们洗刷得更晶莹高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者尽管现在大多已经安息，可是他们给历史染上的色彩是不会褪去的，因为他们的功绩是刻在一代代人们的心上。

我怀念他们，更怀念他们一桩桩在生活细节里发亮的高节。而我又怎能不扪心自问，我们还活着的人，经过了这四十年，在抗日的烽火所锻炼出来的那股不屈的壮怀豪情，曾否有所磨损？这个问题只能留给后人去答复了。

（1985年6月28日）



悼 愈 老

愈老永息了，他为祖国的革命和振兴，全心全意，忘我地辛勤工作直到九十高龄。消息传来，凡是和愈老一起工作过的同志无不感到突然和震惊。国家的振兴还需要他，民盟的工作更不能没有他，一阵寒风，催他归去，去得还是太早了，怎能不叫我们悲痛。

愈老是我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师益友，历来受人敬爱。他固然没有在教室里讲授过课程，但是受到他教益的人遍及海内外。以我自己来说，小于愈老十五岁，在学生时代就是他所主编的《东方杂志》、《世界知识》、和他所参予创办的《生活周刊》的忠实读者。这些刊物推动了当时象我一样的千万青年前进的步伐，靠拢革命的主流。愈老在三十年代初期所写的《莫斯科印象

记》开拓了一代人的视野，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下了向往社会主义的种子。愈老在中国土地上日夜劬劳，埋头耕耘，为改变这个几千年来封闭的传统社会为开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不愧是一代师表。

我和愈老初次见面已是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的1947年春。我在访英伦返国途经新加坡，愈老和沈大姊在机场接我，一见如故。逗留期中，愈老为我分析国内国际形势，顿开茅塞。回想起来，在解放前的一段时期里我能比较坚定的选定我的立场，这次在新加坡和愈老的会晤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解放后，由于同在盟内工作我和愈老接触的机会是经常的，我有一段时间是在愈老的领导下做盟内的文教工作。他原是革命知识分子的先驱者，对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转入人民革命和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应起的作用和所有的问题是有深刻的体会和同情的。我多年来愿意致力于知识分子的工作和愈老的启迪和鼓励是分不开的，虽则我在这项工作上没有能做好，有负愈老的期望。

在十年动乱最艰苦的日子里，愈老心中始终关怀着知识分子的劫难，特别是盟内的老同志。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罪恶暴露后，愈老在周总理的

授意下，恢复了在京民主人士学习活动，在急风暴雨里，为党的统一战线保住了一线生机。1972年我从“干校”回京后定期参加这个小组学习会，切肤地感到了同志间的温暖，激发了对国家前途的信心。这为我在大局扭转后立即全力投入工作的决心打下了基础。

愈老平易近人，循循善诱，对人推心置腹，体贴入微。勇于拯人之危，善于解人之困。他总是用朋友的身分帮助别人解决思想和实际问题。不居功，不求名，助人为乐。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已参加中国共产党，无时无刻不在为党工作，但从不脱离群众，急人之急，忧人之忧，剖析是非，以理服人。在他公开党员身分之前，竟有许多至交不知他是党员。他完全以至诚感人，取信于人；身教力行，树立模范，使广大知识分子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做到了为群众敬爱的共产主义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做人应该做这样的人。

在过去短短的七个月里，我们民盟竟失去了三位领导人，史大姐、华公和愈老。岁月如梭，流光难留。逝者已矣，生者奈何？国家形势大好，但进程中问题众多，正需要群策群力，在党的领导下，一鼓作气，振兴中华。无可否认的，我们盟的组织面临了严重的新老结合，新老交替的问

题。带路的同志一个接一个的离开这个队伍，看来事实已证明，¹³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动手得已经迟了一步。我们只有加快步伐，引进和锻炼新人，接好这个班，才能完成党所交付我们的任务。

愈老遗留给我们不仅是统一战线的任务，同时更值得我们宝贵的是遗留给我们的为人的模式。我们只有时刻自觉地遵循着愈老所创立的模式前进，才能担负得起他所遗留给我们的任务。让我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党的领导下，使民盟工作有一个新的开拓。

缅怀先哲，思虑万千，仅以此时此刻的悲思和前瞻来表达我对愈老的哀悼和崇敬，并以此与同志们共勉。

1985年2月1日



海 南 曲

天涯仅咫尺 海角非极边
沙细白且洁 水遥深自碧
自古多骚客 直言南天贬
椰林掩墓门 巨岩留文笔
荒凉成故事 繁花写今篇
海阔又天空 老骥频自鞭

这是1985年11月24日我在三亚市天涯海角试写的海南小曲。天涯海角是个地名，坐落在海南岛的南端，一片形象奇特的岩石群，浸立在汹涌澎湃的海湾里，面对蔚蓝的大海，越远水色越深，澄碧一线，直贴天际。车停在公路旁，跨越铁路，拾级下坡，步入沙滩。岩石群即在滩外。沙细洁白，踏上去柔软细腻，步武着印。环视诸巨大岩

石，前人刻铸手迹，均加红漆，遥远可辨：有“天涯”、“海角”、“南天一柱”、“海阔天空”等。还有郭老所写诗篇，迫近才能摩认。

“天涯海角”言其遥远偏僻。这已成了过去的历史事实。现在从首都到三亚，如果安排得紧凑些，确已可早发夕至。说是近在咫尺也不过分。同样的距离，在一千二百年前的唐代曾被写成“鸟飞犹用半年程”，用现有的喷气铁鸟来载送，直飞的话，年字应改作日字了。这个海角在今天我国的版图上与南部国境线上的南沙群岛还远隔着一个广阔的南海，不再带有极边之意了。

人们对海南岛的空间概念看来还不容易迅速地赶上事实的变化。象我一样的人，提起海南岛，还是会引起苏东坡诗里所传达的“杳杳天低鹧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的意境，是一片离开中原多么遥远的荒凉之地！文艺的魅力竟使我们忘了这是近九百年前诗人的感受。我站立在白沙滩上，不免望洋兴叹：历史的痕迹为什么那么亲切，而历史的运转又为什么那么逼人！

时间和空间本来是那么混然一体难解难分的，人们最习惯地是用人和事来划分它、记认它。因而海南岛总是和苏轼、海瑞等名字紧紧地织合在一起，而这些人特别容易引起人们同情的是他们的“硬骨头”。硬骨头也者，就是不考虑个人

得失而不肯作违心之论的人，直言之士是也。为什么这些人又很多和这片土地结下因缘呢？这是出于海南是个岛屿，容易划地为牢，也就是说在交通不发达的时代，是个天然的监狱。这岛屿又处于亚热带，所谓瘴疠之区，用现代语言来说，地方性传染病特多，缺乏抵抗力的外来人不易生存。历代封建帝皇就看中这块可以借天杀人之地，作为对付反对他的直言之士的“牛棚”。远在唐宋，海南岛就成了贬谪放逐之所。得罪了皇帝或掌权的大臣的官员们被派遣到这个天然监狱里来当“官”。能生存到“平反”“改正”回归大陆的人不多，苏东坡固然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赦归途中，到了常州也就与世长辞了。

对象苏东坡那样在仕途上一生坎坷的人来说，贬谪的过程固然值得后世的同情和为他的遭遇不平，但是也应当看到东坡的成就未始不是得之于这种遭遇。正如陈老总过海口时写的“满江红”词里所说的“逆境应知非不幸，南迁每助生花笔。”我爱苏文诗词，在其神韵境界。他这枝笔能象“行云流水”、“泉源涌地”、“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那样地自由豪放，只靠他的天赋是做不到的。神韵境界来自经历。三十六岁起就开始贬谪生活的人才会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他热爱这个纯朴的孤

岛，所以说“他年谁作与地志，海南万古真吾乡。”

暴君恶毒的手段固然应当受到万世的谴责，但从海南岛上的人民来说却真是坏事变成了好事。戍滴的陋规正是中原文化向边区传播的渠道。今天在海口市纪念东坡的苏公祠的正堂供着三个牌位，除了苏轼及其子苏过外还有一个是追随苏氏的学生羌唐佐，从姓名上就可以看出是个当地的少数民族。海南的文化就是靠不断送上门来的文人学士所培育起来的，到了明代才有可能出现海瑞这样称得上“南天一柱”的人杰。

海南人民饮水不忘掘井人。他们很早就采用建庙筑祠的方式来纪念这些开发海南文化的人物。现在的苏公祠，在南宋时就以“东坡读书处”的名义作为重点文物保存了下来。元代就在此处开设“东坡书院”，到明代建成苏公祠。东坡在海南岛的三个年头（1097—1100）主要住在现在的儋县，我们这次访问没有到这个地方。苏公祠是在海口市，当年东坡渡海后，在此憩息，北归时又在此暂住，一共约二十余天，而海口人民却念念不忘这位文化传播者。人民的向往是有选择的。

与苏公祠相联的是五公祠。五公是唐朝的李德裕、宋朝的李纲、赵鼎、李光和胡铨。楼上大厅

圆柱有一付楹联，上联总结了五公的共同特点：

“只知有国，不知有身，任凭千般折磨，益坚其志。”人民建祠纪念他们的就是他们一生所表现的这点“正气”。

我从五公祠出来，就去拜谒海瑞墓。海瑞是海南岛琼山县人，别号刚峰。他反贪污，平冤狱，在民间有“包公再世”之誉，由于他刚直不阿，上疏敢谏，被罢官入狱，后平反复职，归葬海口。他的一生构成封建时代树立清官的模式。事情已过了四百多年，他的墓地早已列入供人凭吊的故迹。过去谁会预料到海瑞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竟会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历史上这样的事似不常有，说是离奇的偶然性却也不易服人。无论怎样，事实确是发生了。吴晗的《海瑞罢官》一剧不仅引起了三家村的冤狱，甚至成了神州一度失常的引子。我到达海瑞墓前，感到抑郁的倒不是四百年前的故迹，却是十年前的回忆。

海瑞墓是最近重修的。《海瑞罢官》一剧所引起的罡风，把安息了四个世纪的海瑞遗体从地下刨出，带上高帽，陈尸街头。这种暴行的结果却反而证实了海瑞廉洁的品德，因为从他棺木里找得到的殉葬品只有几个明代的铜币。清官毕竟是清官，历史还是歪曲不了的。

谒墓回来，在车内我又写了一首诗：